

特朗普为何首选日本作为关税谈判对象

16日，美国与日本关于关税问题的谈判在华盛顿举行。日本是特朗普政府向全世界挥舞关税大棒后，第一个与之进行谈判的国家。美国为什么首先选择日本，特朗普又为何突然宣布亲自参加谈判？美日各怀什么心思，谈判会如特朗普所愿吗？



2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白宫举行会谈。 新华/法新

主笔 赵世峰

特朗普着急了

基于日美同盟现状和第一任期与安倍晋三政府打交道的经验，特朗普首先选择日本作为关税谈判对象并不奇怪。

特朗普为美国的所谓“对等关税”设立了90天暂缓期，要在短短3个月内全面完成与所有国家的谈判，时间根本不够用。因此，特朗普需要尽快打造一个“样板”。如此一来，在安保和经济上长期依赖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

特朗普不仅将与日本的谈判定位为“最优先”磋商，并且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要亲自下场。双方原定展开部长级磋商，但特朗普在16日即将举行谈判前，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将亲自出席会谈。据共同社报道，日方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被告知特朗普将参加关税谈判时，正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休息。他回忆称，当时“大家都穿着睡衣”，随行的政府职员慌张地通知说“出大事了”，自己则“大吃一惊”。

原计划在美国财政部举行的会谈，因此紧急改到了白宫。这种国家元首直接“加入”部长级会谈的罕见做法，反映出美方急于尽早取得成果的焦虑情绪。在“抛售美股”的声浪中，市场压力正促使特朗普政府加快调整关税政策。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的国债危机逼迫特朗普不得已做出对部分国家推迟“对等关税”90天的决定。日本是美国第一大海外债权国，截至今年1月，日方持有1.0793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此前市场传闻日本政府或机构可能大幅抛售美债，导致美债收益率拉升。虽然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表示不会将持有的美债作为反制工具，但这种“保证”反过来听也是一种“威胁”。搞定日本，就去除了特朗普一块“心病”。

拿驻留费施压

特朗普政府对日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驻日美军分驻留费的分摊问题。特朗普想将其与关税放在一起谈，而日方坚持认为这是“两码事”。

特朗普对《日美安保条约》屡屡表达不满，认为美方“单方面”承担义务不公平。18日抵日的美国新任驻日大使格拉斯也曾要求日本增加驻日美军分驻留费的分摊比例。日本政府则坚持将驻日美军分摊问题与关税谈判分离。日本首相石破茂强调，驻日美军分驻留费“已经适当分摊”。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也表示，驻留费分摊和关税谈判是“不同的问题”，2026年度之前的驻日美军分摊问题已达成协议，“没有理由作出改变，日方正竭尽全力履行协议”。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时曾要求将日方每年的分摊费用增至80亿美元。当时，日本推迟了与特朗普政府的谈判，并在拜登政府上台后达成新协议，规定2022至2026年度日本每年分摊约2110亿日元（约合15亿美元），相较之前仅小幅增加。不过，从2027年度起五年的经费分摊，日本将不得不与特朗普政府进行谈判，预计最快在今年秋季启动。

日本防卫省的估算显示，2015年度驻日美军分摊比例为86%，高于韩国和德国对美国驻军经费的分摊比例。日本首相对长岛昭久4月15日在BS富士电视台节目中表示，“如果日本再增加分摊比例的话，那就相当于由日本全额支付驻日美军的工资了。”

日本预计美国今后还将要求日方大量购入美制装备。日本防卫费及相关经费已创新高，2025年度原始预算中防卫费及相关经费合计已达9.9万亿日元（约合705.77亿美元）。对于少数派政府石破茂政权而言，若全盘接受美国的要求，将难以对国民作出交代。

石破茂不着急

面对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目前看来石破茂并不打算束手就擒。他14日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我并不认同不断妥协、尽快谈拢

就是好的做法。”关于驻日美军分驻留费分摊问题，石破茂主张“我国的防卫费应由我国自主决定”。

石破茂20日在日本广播协会的节目中表示，“将推动日美关税谈判成为世界的典范。”但他同时强调，“一方得利、另一方受损的谈判绝对不能成为世界的典范。”在第一轮谈判中，日美双方未讨论汇率问题，将留给月底举行的第二次会谈。石破茂表示，日方将在汇率议题的讨论中注重“公平性”。

日美关税谈判美方负责人、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如何看待石破茂对谈判展现出的不急于妥协的态度。他回答说：“通常最先达成交易的人能获得最优厚的条件。”日媒认为，贝森特的言论或意在牵制石破茂，推动谈判尽快达成协议。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贝内特认为，“特朗普将关税谈判视为迫使日本增加驻日美军分摊比例的绝佳机会。”共同社分析认为，以交换条件强迫对方满足要求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段。面对亲自出面急于取得成果的特朗普，日本需要努力细致地传达己方主张。

17日上午，石破茂接到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关于对美谈判结果的汇报后表示，“今后的磋商仍然不会轻松”，但此次磋商有助于今后的谈判。他在18日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调：“政府将继续团结一致，作为最优先事项全力应对”今后的日美关税谈判。

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众议员小熊慎司敦促石破茂政府“不要屈服于美国勒索者”批评美国的关税政策“不讲理、一团糟，还朝令夕改”。他表示，如果依照美国的要求展开谈判，就如同“被不良少年敲诈”，而如果在谈判中妥协退让，就像“遭抢劫时乖乖交出钱财”，这样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继续打劫。

40年前的“广场协议”让日本人刻骨铭心。“广场协议”是日本面对贸易摩擦激化而被迫对美妥协的产物，开启了日本“失去的30年”。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19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一味追随已经抛弃了基本价值观的美国，最终会被美国彻底拿捏。

主笔 赵恩霆

继被爆考虑关闭近30个海外使领馆之后，日前特朗普政府有关改组国务院的计划草案也被曝光。按照彭博社的说法，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美国国务院1789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之一。

起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4月15日爆料，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关闭近30个海外使领馆，涉及驻卢森堡、马耳他、刚果（布）、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的大使馆，以及驻法国的5个领事馆、驻德国的2个领事馆、驻波黑的2个领事馆，以及驻英国、韩国和南非的各1个领事馆。此外，该文件还建议缩减驻伊拉克、索马里的外交使团规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20日，《纽约时报》、法新社等媒体又曝光了一份美国国务院重组行政令草案。在国务院机构设置方面，该草案计划在10月1日前撤销现有全部地区事务局，重新组建4个地区事务部门，分别负责欧亚（欧洲、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中东（阿拉伯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拉美（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和印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事务。

显而易见，按照该草案，美国在非洲地区的外交事务调整力度最大，现有负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事务的非洲事务局撤销后，该地区并没有被纳入新组建的地区事务部门，而是被一个非洲事务特使办公室取代，而且该办公室不向国务院报告，而是直接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同时，该草案还建议在10月1日前关闭美国驻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全部非必要使领馆。

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继第一任期弱化对非外交后，在第二任期之初再度大幅削弱对非外交资源投入，如果该草案最终实施，美国将停止在非洲的几乎所有活动。而今后美国派驻非洲的外交人员将“以特定任务为导向”，主要是“协调反恐行动”和“对关键自然资源进行战略性开采和交易”。

其实，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的非洲政策就从增加投入转为缩减。2018年8月，时任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沃尔德豪泽计划3年内撤走该司令部一半的特种作战人员，仅在非洲保留约700名特种兵。2018年11月，美国国防部宣布计划未来几年内将非洲司令部下辖的约7200人减少10%。2020年11月，美国陆军宣布其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合并，新的司令部称为美国陆军欧洲和非洲司令部，总部设在德国。2020年12月，特朗普下令从索马里撤军。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重新加大了对非资源投入和军事部署，比如美军非洲司令部在赞比亚开设安全合作办事处；重新在索马里部署不超过500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2022年12月第二届美非峰会在华盛顿举行。拜登还在卸任前夕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安哥拉，这是他任内首次访问非洲，也是其在非洲的最后一次“投资”，兑现了其任内访非的承诺。

不过这并不能掩饰近年来美国在对非外交中的挫折，特别是在尼日尔、乍得等非洲萨赫勒地区的美国大兵接连收到“逐客令”。与之相伴的，是俄罗斯的影响力在该地区多个国家的显著扩展。

美国务院重组背后的外交动向

□国际观察

（下转A12版）